

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研究優良博碩士論文精要

一、論文名稱：

盧安達的族群建構：一個「動態發展階段」取向的初步嘗試

二、作者：尤淑芳

三、獎助年度：105 年

四、獎助金額：5 萬元整

五、研究過程

(一) 研究方法

本文採用文獻分析法作為主要的研究方法。文獻分析法可以大量蒐集相關資料，經由整理、分析、歸納，獲得所需的資訊。本文蒐集國外有關盧安達種族滅絕事件的學術文獻，包括專書、期刊論文以及博碩士論文。以國外學者已著之學術文獻作為主要分析對象，嘗試從其中理出盧安達族群發展的脈絡及時空背景。首先先對盧安達歷史做一爬梳及整理，繼而從盧安達不同時期的政治、經濟、社會脈絡中分析其對族群形成的影響程度，最後歸納出一個盧安達族群結構的貫時性變遷，並提出個人的分析論點。

(二) 研究對象

盧安達，東非的小國，面積 26,388 平方公里，人口約 1,244 萬人。北臨烏干達，東為坦尚尼亞，西以基伍湖與剛果民主共和國相鄰，南為蒲隆地。盧安達是個以山地、丘陵為主的國家，因此也被稱為「千丘之國」。盧安達境內有三個主要族群，分別為胡圖族（Hutu）、圖西族（Tutsi）和特瓦族（Twa），其人口比例分別為 85%、14% 和 1%。

殖民前盧安達由許多小國組成，主要為圖西族統治該地區。1894 年受德國殖民統治，1919 年轉為比利時託管。1959 年盧安達獲得自治權並舉行選舉，由胡圖族人組織臨時政府。1961 年建立盧安達共和國，爾後由胡圖族人卡益邦達當選首任總統，並於 1962 年 7 月 1 日正式獨立建國，卡益邦達執政時期稱為第一共和。在此之際，胡圖圍於殖民時期長期受圖西統治，因此趁機大量屠殺圖西族，

種下日後種族屠殺的遠因。1973年，軍人出身的哈比亞利瑪納推翻卡益邦達，建立第二共和。1990年由圖西族所組成的盧安達愛國陣線(以下簡稱RPF)入侵盧安達，開始長達四年的對抗。1994年胡圖族總統哈比亞利瑪納所乘坐飛機遭擊落，引發胡圖族大規模屠殺圖西族，胡圖族溫和派及特瓦族人亦受害。RPF與胡圖族政府軍交戰，最終由RPF擊敗政府軍，控制盧安達，正式結束長達數十年的族群間的屠殺。

(三) 研究目的

本文的研究目的如下：

1. 盧安達族群區分性質的產生與轉變；
2. 盧安達不同階段族群建構的結構性因素；
3. 盧安達族群偏見、歧視、仇恨如何成為種族滅絕的驅動力。

六、主要研究發現

本研究最主要的關懷是盧安達三階段具體的族群或「人群分類」的性質是什麼，以及其族群或「人群分類」性質轉變的重要關鍵。其次探討在這族群性質轉變之中，每一個階段國家機器所制定的制度如何影響人群分類方式。第三，綜合前兩者的說明，我們將觀察盧安達在不同的社會、政治脈絡以及國家機器的制度化之下，如何產生不同的「分類方式」以及族群意識。並且提出筆者對於盧安達族群形成過程的三階段發展模式。以下分述之：

(一) 族群性質轉變的關鍵

比利時引進身分證制度是盧安達族群區分的重要關鍵點，身分證制度將原本鬆散並且可以流動的族群區分固定下來。然而，雖然身分證有明確的族群註記，但是在人民的意識中，「無用」圖西與胡圖大眾無異。因此，在盧安達的族群區分第一階段之性質主要是偏向「階級」區分。

第一階段到第二階段的重要關鍵是1959年的「社會革命」。「社會革命」第一次將圖西視為「一個整體」，不論是圖西貴族或「無用圖西」，不管其階級身份，都被胡圖視為敵人。在此階段，才真正將胡圖整體和圖西整體完全以種族區分開來。卡益邦達的第一共和將圖西視為「種族」，而哈比亞利馬納則是將其視為「族群」，

因此第二階段的族群性質為種族、族群。

第三階段的重要轉折點是 RPF 的入侵。RPF 的興起與反擊，是圖西意識產生行動的主要表現，在此之前他們早已意識到族群地位的不平等，因此此一階段積極尋求圖西回歸盧安達的權利。另一方面，胡圖菁英也再度捍衛其民主多數決的權利，以此作為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意識。為了取得政權的正當性與抑制 RPF 的勢力，胡圖菁英重新高舉「種族意識型態」的旗幟，開始煽動胡圖大眾。除此之外，此階段也有南北政治勢力對抗的區域區分。

(二) 族群制度之影響

身分證制度與配額制度深深影響盧安達的族群區分，並且造成盧安達的族群衝突。身分證制度在盧安達施行長達 60 年之久，雖然是由比利時所導入，然而其真正的影響是在獨立之後。獨立之後的第一共和與第二共和，都利用身分證制度實施配額制度，嚴格規定圖西在教育以及政府部門任用的限額。如此的身分證制度，也是區分族群並且使族群產生不平等意識的重要關鍵。

配額制度實施於領導階層與雇用、教育方面。殖民時期比利時為了統治的方便，特意提高圖西統治階級，因此將三首長制合而為一並且由圖西首長出任。卡益邦達年代與第二共和，幾乎都是由胡圖族出任。如此的管理階層，自然造成對立族群的不滿。在雇用與教育配額方面，殖民時期特意栽培圖西兒童而忽視胡圖。第一共和與第二共和時期，政府部門及學校入學的配額方面，都是以該族所佔的人口比例作為配額比例。

(三) 族群發展三階段與結構因素

1. 族群意識「渾沌」階段

此階段的人群分類方式主要是受到盧安達原有的政治系統及傳統的侍從制度、財富象徵所影響，殖民前的圖西與胡圖是權力階層的上下區分、是經濟位階的高低區分，兩者可以流通或置換。殖民時期雖然經由統治者的殖民需求加上含米特假說，而有制度性的劃分，然而，其劃分依據並非只有單一要素。因此，在此一階段，盧安達的人群分類方式是一種權宜之社會經濟或種族化思考的分類。受到殖民者在 1933 年引進身分證制度，將盧安達人劃分為三大群體，以及殖民者所實施之強迫勞動制度，圖西和胡圖之間的階級意識更加明顯。圖西意識建立在含米特假說之上，

想像其為優越的外來種族。而胡圖意識興起於〈胡圖宣言〉。〈胡圖宣言〉是此一階段人群分類意識型態加劇的關鍵，受到宣言的影響，胡圖菁英開始視圖西貴族為壓迫者，而自身是受害者。再次強調，此時的胡圖意識所對抗的是「圖西貴族」而非「圖西整體」。因此筆者認為此一時期的「族群」意識尚未成形，有的只是「階級」意識。

2. 族群意識「形成」階段

胡圖菁英受到全球民主主義、平等思想浪潮的影響而增加受教育機會，加之教會與圖西菁英思想轉變，使胡圖菁英崛起。殖民地自治化及比利時的支持，使胡圖菁英逐漸取得統治地位。1959年的社會革命是重要關鍵，不同於〈胡圖宣言〉，社會革命讓胡圖開始視所有的圖西人都是外來的入侵者、壓迫者，胡圖族群意識應運而生，也促成本階段的族群意識形成。圖西在盧安達的社會中受到配額制度的影響，使其深感族群地位的不平等。

胡圖大眾也不滿配額制度沒有確實實施，更不於配額制度只限教育和行政部門，造成其他私人機構以圖西為主。而在咖啡價格下降以及國家經濟疲弱的狀態之下，盧安達愛國陣線的趁勢興起，更加深胡圖和圖西意識的深化。圖西難民，是圖西意識再度興起的重要關鍵。來自烏干達的圖西難民，受到烏干達政府始終未能將之視為本地人之影響，使得其不得不嘗試回到其祖先的故鄉，而促成外國圖西意識的興起。

3. 族群意識「具體化」階段

1980年代末期是盧安達政治、經濟、社會最為混亂的階段。此時在國外的圖西難民想要回到盧安達，他們認為他們是盧安達的一份子，因為他們的祖先來自盧安達。國外的RPF不滿於總統處理難民問題的不明確，因此積極入侵盧安達以尋求回歸。國內的圖西菁英也開始參與民主化過程，希望總統能解除獨裁統治與專政，並且去除配額制度，積極尋求族群平等。

在此階段，胡圖意識的強烈、極端程度，是聞所未聞。首先，RPF的入侵，是激起胡圖意識型態最重要的導火線。除此之外，糧食缺乏與人口壓力日益沉重，更加深胡圖人民對於生活的不安定感。因此，掌權者利用族群既有的嫌隙，擴大PRF外來威脅的影響，命令或誘使胡圖平民殺戮。另一方面，胡圖極端主義份子的產生

是胡圖意識型態極致的表現。胡圖極端份子強調種族主義—圖西是外來種族；歷史遺毒—圖西是貴族、封建的壓迫者；共同記憶—因言機及RPF的威脅。隨著RPF的再度入侵、和平協議強調共享權力，胡圖極端份子再度說服人民，一旦圖西掌權，他們將再度被奴役。透過完善的「自我防衛組織」操作以及具有強烈意識形態的媒體傳播，這些所謂的「族群仇恨」與「共同記憶」深植在胡圖大眾心中。彷彿所有圖西人都是「圖西封建貴族」的後裔、都是歷史上的壓迫者。正是在如此的意識型態傳遞下，完成盧安達族群意識的「具體化」，讓圖西族群成為一個真正的「實體」，想像他們是「奴役的群體」。

七、結論

本研究以許維德之「建構力與其構築之族群三階段發展論」作為主要的理論架構，經由爬梳盧安達之相關文獻，以盧安達之族群案例與理論架構對話，得出盧安達族群發展之三階段，並且找出該階段建構之主要因素：第一階段，為盧安達殖民前至1958年，稱為族群「渾沌」階段，亦即族群意識尚未形成。在此階段，雖有比利時之身分證制度固化兩大族群界線，然而此時的社會區分仍以階級為主，族群在此時並未發揮太大效用。族群意識也不明確，有的只是。圖西貴族意識。

第二階段，始於1959年「社會革命」至1987年盧安達愛國陣線的成立，稱之為族群意識「形成」階段。「社會革命」首次將圖西整體視為封建奴役者，而胡圖人則是被奴役、壓迫的受害者。卡益邦達的第一共和年代延續身分證制度，並廣泛用於教育及國家任用之上，加深族群的對立。哈比亞利瑪納正式將圖西納為「族群」，加固了胡圖族群意識；在此同時，流亡鄰國的圖西後裔開始組織，形成盧安達愛國陣線，圖西族群意識再度興起，尋求回到祖先的故鄉—盧安達。至此，完成第二階段的族群意識形成。第三階段，自1988年至1994年的種族滅絕事件，稱為族群「具體化」階段。不論是盧安達愛國陣線的入侵或是「胡圖力量」的興起，在在都將圖西和胡圖的族群意識具體化為行動，使得族群想像成為「實體」，並廣泛的與大眾連結。

最後，本文討論種族滅絕的主要因素。本研究認為，族群仇恨意識型態作為工具、經濟情況惡化與糧食危機是為導火線、順從文化及慣習力量是其形式，菁英操

作是種族滅絕驅動力的主要來源。